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

珍·藏·版

李  
碧  
华  
经  
典  
作  
品  
集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珍藏版

# 李碧华经典作品集

李碧华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碧华经典作品集/李碧华 著.— 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2.4

ISBN 7-80506-995-0

I.李… II.李… III.作品集—中国—现代 IV.J2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1204 号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珍藏版

**李碧华经典作品集**

李碧华 著

---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08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海拉尔第一印刷厂

**责任编辑** 乌日格

**封面设计** 王 山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0 字数 580 千字

2002 年 4 月第一版

2002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

ISBN 7—80506—995—0/I·384

定价:24.80 元

## 目 录

青蛇	( 1 )
生死桥	(125)
八十七神仙壁	(424)
爱丽斯症候群	(430)
把演员腌出味道来	(431)
扮乾隆朱批	(432)
冰冻的果实	(433)
不到黄河心不死	(434)
不通人情古墓派	(435)
不痛不痒不骂	(436)
操你妈的泼妇	(437)
拆卸情墙也一样	(438)
产后抑郁马上怀孕	(439)
长在自己身上的锁	(440)
逞强为了什么	(441)
吃茶渣的男人	(442)
春风一度的兄弟	(443)
从前强奸不容易	(444)
大鹅蛋如开信刀	(445)
大风扇上的小风扇	(446)
大家醒来的时间不一样	(447)
当然跟红顶白	(448)
道德重整、家庭计划	(449)
道理龙加菜根谭	(450)
瞪大眼睛说瞎话	(451)

第一件事是换锁·····	(452)
动物性和昆虫性·····	(453)
法源寺和妖术恐慌·····	(454)
焚松·咳嗽·真凶·····	(455)
感谢你咬我·····	(456)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457)
给我一个好的 excuse·····	(458)
孤傲的岛民·····	(459)
国家地理频道·····	(460)
过分的宁静·····	(461)
过门都是客·····	(462)
好开心呀·····	(463)
很难因不服输而赢·····	(464)
红线女热潮·····	(465)
红鞋子、绿鞋子·····	(466)
后妃借死改案例·····	(467)
黄金奇异果·····	(468)
火百合无色的血·····	(469)
既然自己也是玩具·····	(470)
江湖阿姐的玉腿·····	(471)
江湖再见·····	(472)
街坊格的朵·····	(473)
金不换的回忆·····	(474)
金枝玉叶、风花雪月·····	(475)
可怕的火车站·····	(476)
孔雀的屁股·····	(477)
哭泣父亲值得同情吗·····	(478)
老少平安生死恋·····	(479)

咒语情话·····	(480)
李斯的月夜和雨夜·····	(487)
荔枝对你的嘲笑·····	(488)
两本影坛古书·····	(489)
林徽音变了林徽因·····	(490)
灵异作家的遗憾·····	(491)
令我自觉好矜贵·····	(492)
陆离的作风·····	(493)
绿茶和绿茶豆浆·····	(494)
满怀甜蜜的巴马火腿·····	(495)
盲流和三无·····	(496)
没有比这更伤心了·····	(497)
梦之浮桥失踪了·····	(498)
你必须四选一·····	(499)
你既无心我便休·····	(500)
你是我的奶昔抑或咖啡·····	(501)
年年都有荔枝骗局·····	(502)
年轻才烧得起·····	(503)
女人四大尊严·····	(504)
女生和上·····	(505)
偶有佳作十字星·····	(506)
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507)
泼出去的水·····	(508)
青苹果汁拌凉面·····	(509)
穷人、性大检阅·····	(510)
穷奢极侈亡国菜·····	(511)
人的素质·····	(512)
认祖归宗是悲剧·····	(513)

善行稀释也是善	(514)
烧番薯冰淇淋	(515)
十滴艳红的蔻丹	(516)
十四岁的后冠	(517)
世上确有伤心地	(518)
谁令他们抖起来	(519)
谁说读者要看	(521)
水龙头是否开着	(522)
似特首的肥佬	(523)
似笑非笑的普京	(524)
所以,蚌很寂寞	(525)
它们不等你	(526)
台湾国宴番薯叶	(527)
唐墨抑或唐砚	(528)
同志们的初恋情人	(529)
为什么人反而次要	(530)
猥琐的食物	(531)
我们的阴乾生涯	(532)
午夜的千层纸	(533)
舞男和爸爸生	(534)
夏天的猴戏	(535)
相煎何太急	(536)
香蕉的尸斑	(537)
像喝墙的罗宋汤	(538)
消夜去	(539)
小生怎可以“佬”化	(540)
新科技与瘫痪人	(541)
性感的《鬼妻》	(542)

雄蚊的叫春声频·····	(543)
血管大暴露·····	(544)
演员会饿这种戏·····	(545)
扬州炒饭可否注册·····	(546)
一袋垃圾也有梦·····	(547)
一堆沦落的名词·····	(548)
一切以分贝定夺·····	(549)
一夜之间不理我·····	(550)
疑心生暗震·····	(551)
已是陌路人·····	(552)
音乐止痛梳打饼·····	(553)
勇破情戒一代男·····	(554)
油水不是大茶饭·····	(555)
有声音,不寂寞·····	(556)
原来那么浅·····	(557)
月光花的淡香·····	(558)
在八月认识五月·····	(559)
在被拒绝中成长·····	(560)
在饥饿面前·····	(561)
在丝中化了蛹·····	(562)
真正落力的演出·····	(563)
执子之手·····	(564)
猪和羊的天梯·····	(565)
最不会哭的人哭了·····	(566)
最口密的瓶·····	(567)
最爱和次爱·····	(568)
风流才成就品味·····	(569)
为了八千帧照片·····	(570)



不及一个西门庆 .....	(571)
男女最大的诱惑 .....	(572)
巧格力先生 .....	(573)
情场犹太人 .....	(574)
思念比癌还要痛 .....	(575)
你们终于相似 .....	(576)
即使痴呆仍记起 .....	(577)
空气中的回魂 .....	(578)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	(579)
还魂草,忘忧草,相思草 .....	(580)
悲痛只因为得闲 .....	(581)
汤不冷的距离 .....	(582)
做男人的垃圾桶 .....	(583)
密友:告密的好友 .....	(584)

## 青 蛇

我今年一千三百多岁。

住在西湖一道桥的底下，这桥叫“断桥”。从前它不叫断桥，叫段家桥。冬天，我吃饱了，十分慵懒，百无聊赖，只好倒头大睡。睡在身畔的是我姊姊。我们盘错纠缠着，不知人间何世。

虽然这桥身已改建，铺了钢筋水泥，可以通行汽车，也有来自各方的游人，踩着残雪，在附庸风雅，发出造作的赞叹感慨，这些都不再那么容易就把我俩吵醒了。

西湖本身也毫无内涵，既不懂思想，又从不汹涌，简直是个白痴。竟然赢得骚人墨客的吟咏，说什么“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真是可笑。

我在西湖的岁月，不曾如此诗意过。如果可以挑拣，但愿一切都没发生。远处，又传来清悠轻忽的钟声，不知是北山的灵隐寺，抑南山的净慈寺，响起了晚钟。把身子转了一下，继续我的好梦。

我不愿意起来呀。

但春雪初融，春雷乍响，我们便也只好被惊醒。年复一年。

我的喜怒哀乐生老病，都在西格发生，除了死。我的终身职业是“修炼”，谁知道修炼是一种什么样的勾当？修炼下去，又有什么好处？谁？我最大的痛会是不可以评一盘级一千三百多岁了，还得一直修炼下去，伊于胡底？这竟是不可挑拣的。

除了职业，不可挑拣的还有很多。譬如命运。为什么在我命运中，出了个小岔子？当然，那时比较年轻，才五百多岁，功力不

足，故也做了荒唐事儿。

我忘了告诉你，我是一条蛇。

我是一条青色的蛇。

并不可以改变自己的颜色，只得喜爱它。一千三百多年来，直到永远。

在年轻的时候，时为南宋孝宗淳熙年间，那时我大抵五百多岁。

元种未定。半昏半醒。

湖边的大树也许还要比我老。它的根，伸延至湖底，贪胜不知足，抓得又深又紧。

于此别有洞天，我也就窜进去，据作自己的地盘。天性颇懒，乘机调匀呼吸入梦。分叉的长舌，不自觉地微露。

我躺在一块磷峒大石的旁边。压根儿不知道它其实不是石头，而是石头鱼。

迷糊中，“它”黑褐的身子在水底略动。混沌而阴森，背上如箭一下窜出，向我进出毒外。看不出那蠢笨东西，瞪着黯绿色阴森的小眼睛，竟把我当作猎物！

毒汁射在鳞片上，叫我一惊而醒。

太讨厌了。

自己不去修炼，专门觑个空子攻击人家，妈的我把尾巴一摆，企图发力。……痛！

啊，原来这蠢笨之物毒性奇重，一瞬间我清楚地看到它一挑细白但锋利的尖齿。它吃得下我？我不信！

连忙运气，毒汁化雾竟攻入心窍，叫我一阵抽搐。糟了糟了，蛇游浅水遭鱼戏，这是漫天理的。但那剧痛，如一束黑色的乱箭，在我体内粗暴地放射，我极力挣扎。它喋喋地笑了。

出师未捷身先死，我浑身酸软地在懊悔，何以我不安安分分做一条狰狞的毒蛇？好与之一决胜负，胜了即时把它吃掉。

我乏力地喘气……

……幸好她及时出现了。

不知何处，一物急速流动，如巨兽，却是优雅而沉敛。长长的身子迅雷不及掩耳地将它一卷，石头鱼受此紧抱，即时迸裂。她干掉它，在一个危难的时刻，却从容如用一只手捏碎了一块硬泥巴，它成了粉末。混作一摊黑水。

她在我中毒之处用力嘘一口气，那毒雾被逼迁似的，迫不及待自我口中呼出，消散成泡沫。

我望着七寸处，一身冷汗。

她是一条白色的蛇。不言不笑。

惊魂甫定。

我呆视对方的银白冷艳鳞光，打开僵局：

“谢你相助。”

她冷冷地瞅着我，既是同类，何必令我不自在？不过她是救命恩人，在面前，我先自矮了半截。

半晌，她道：

“原来也是冥冥中被挑拣出来的试验品。”

“哦，”我恍然，“难怪我不得好死，只因死不了。但世上有那么多蛇，何以我们会与别不同？试验的是什么？”

“长生不老。”

“这有什么好处？”

“好处是慢慢才领悟到的。你几岁？”

我连忙审视身上的鳞片：

“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哦，已五百多岁了！”

她冷傲地浅笑。气定神闲：

“我一千岁。”

我对她很信服。近乎讨好：

“你比我漂亮，法力比我高强，又比我老……”

素贞与我，情同姊妹。

既然我俩是无缘无故地拥有超卓的能力，则也无谓谦逊退让。眼见其他同类，长到差不多肥美了，便被人破皮挤胆。烹肉调羹，一生也就完蛋了。我们袖手旁观，很瞧不起。正是各有前因，怎嫉妒得上？

我来的时候，正是中国文化最鼎盛的唐朝，万花如锦的场面都见过了，还有什么遗憾？盛极而衰，否极泰来，宋宝南渡苟安，人民苟安，我俩也苟安。杭州变化不大。

素贞见的世面比我广，点子比我多。便决定追随她左右，好歹有个照应。

那天我嗅到阵阵香气，打了个喷嚏。

“姊姊是你身上发出来吗？为什么用花香来掩盖腥气馋液呢？我不习惯花的味道。”

“你不觉得闷吗？”

“不。我日夕思想自己何以与别不同，已经很忙。”

“我比你早思想五百年，到了今天依然参不透。我俩不若找些消遣。”

她在我跟前旋身。

她穿上了最流行的服饰，是丝罗的孺裙，裙幅有细炯，飘带上还佩了一个玉环，一身素白。

原来她用郁金香草研汁，浸染了裙子，所以，在旋身走动之时，便散发出香气来。

于是我也幻了人形，青绸衫子，青绸裙子。自己也很满意。

初成人立，犹带软弱，不时倚着树挨着墙。素贞忙把我扶直扶正，瞧不过眼：

“人有人样，怎可还像软皮蛇？”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人要直着身子走，太辛苦了，累死人！”

“这有何难？看，挺身而出不就成了？”

“人都爱挺身而出，瞎勇敢。”我在前咕咕，“唉，这‘脚’！还有十只没用的脚趾，脚趾上还有趾甲，真是小事化大，简单化复杂！”

“你不也想得道成人吗？”

“是是是。”

我临水照照影子，扭动一下腰肢。漾起细浪，原来这是“娇媚”之状，我掩不了兴奋，回首一看素贞，她才没我大惊小怪，不当一回事地飘然远去，我自惭形秽，就是没见过世面，扭动夸张。

既是装扮好了，便结伴到西湖漫游去。

上孤山，踏苏堤。

到了西冷桥畔，近面即见一座石色黝绿的古墓，亭前石柱有联曰：

“桃花流水杏然去，油壁香车不再逢。”

这是苏小小的芳家。

“苏小小？是谁呢？唤作小小，一看便知是短命种。”

“小青别贫嘴，别因为自己长生，嘲笑别人短命。”

我撇撇嘴：

“她不会知道啦。我又不认得她。啊，对了，你认得她吗？”

“认得。她就是南齐时人。”

“哦，那是你的时代。”

“据说她是一个娼妓。”

“娼妓是什么？”

“这……听说是要陪伴不同的男人。”

“男人是什么？”

“小小写过一首诗：‘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骆马。何处结同心，西冷松柏下’。男人也许就是‘郎’吧。”

“哈哈！枉你修炼比我早，原来你也不知道男人是什么！”

“谁说我不知道？”素贞不堪受辱，杏眼圆瞪。蛇的眼睛，瞪得

一望无际。

“你讲解一下好吗？我实在不知道。……当然，我见过，但我不知道。”

“那是一种叫女人伤心的同类。”素贞试图把她的耳闻目睹，以显浅话语给我细数前朝，“苏小小的男人，叫她长怨十字街；杨玉环的男人，因六军不发，在马嵬坡赐她白绫自缢；鱼玄机的男人，使她嗟叹‘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霍小玉的男人，害她痴爱怨愤，玉殒香销；王宝钏的男人，在她苦守寒窑十八年后，竟也娶了西凉国的代战公主……”

我听得很有耐烦，就在西冷桥畔小小墓前，瘫倒大睡。素贞怎么推，都推不动。

那与我无关的故事，他人的伤心史，册籍上的艳屑。真的，有什么好听？

我最大的快乐是吃饱了睡，睡饱了吃，五百年不变。

不过幻化人形也是一项有趣的消遣。有时我俩也勤于装扮，好叫对方耳目一新。我俩学着妇女们因袭唐代之旧，以罗绢通草或金玉既得制成桃、杏、荷、菊、梅等各种花朵，管插髻上。或设计些石榴、双蝶、云彩等绣花，缀在裙间。或在鞋上绣了飞凤彩鸟，款步而过。简单快乐。

我相信素贞其实也不知道男人。她什么都假装知道。

寒来暑往，过了不少日子。直至有一天——这天正是阳春三月三，西湖边柳条嫩绿，桃花艳红，有一个白发白须老头儿，挑副担子来卖汤圆。他扯开嗓门直喊：

“吃汤圆！吃汤圆！大汤圆一个铜板卖三只，小汤圆三个铜板卖一只。”

我们混迹人丛，听着也笑起来。

有人说：

“老头儿呀，你喊错了，快把大汤圆和小汤圆的价钱换一换

吧。”

他不听，照样大喊：“大汤圆一个铜板卖三只，小汤圆三个铜板卖一只。”

人们朝他担子围拢，都买大汤圆吃。转瞬间，锅里的大汤圆就捞光了。

我和素贞站在一旁，看见这光景，也不明所以。真是，谁还会花钱买他的小汤圆？

那老头儿朝我们一瞧，我一时兴到，便掏出三个铜板来买他的小汤圆，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千不该万不该，买了他的小汤圆，一切都是我的错。如果不买，什么都不会发生。

他接过钱，先舀一碗开水，再舀一只小汤圆在碗里。端着碗蹲下身来，用嘴唇朝碗里吹口气，让小汤圆绕着碗沿，滚转起来。老头儿见我和素贞好奇地注视着，心中不无得意，于是再舀了一只小汤圆，道：

“这是送的。”

他把碗端过来，两只团团乱滚的小汤圆，十分诱惑。扑鼻的异香，动人的色相。

而且，人人吃了他的大汤圆，都赞不绝口，可见也是人间美食。

素贞自恃有千年道行，我好歹也修炼五百载，有什么顾忌？我俩不怕毒药——我俩本身已是毒药！

谁知舀起汤圆，正想吃时，那东西就像活过来似的，一下子蹦进我们口中，直滑溜到肚子里，再也不肯出来了。

老头儿哈哈一笑，变回真身。原来他就是吕洞宾！

这个杀子刀的色情狂，诳了我们吞下他的七情六欲仙儿。

哼着“吕洞宾”，一听他的名字就知他决非正人君子了。象形、形声、指事、会意、转注、假借，在在显示出这名字之不文。名字那



么不文，人更不堪。他是我们的前辈，也是专业“修炼”，发行自是更高，不好好朝上攀，反四处调戏女子，凡间的仙境的，他都跃跃欲试。有空便游戏人间，从来不想想，一时的玩乐，会贻下什么祸患。

“两位姑娘，你们着实也太闷了吧，吃了我的汤圆，开了窍，你们，哈哈！……”

然后扬长而去。

留下一个汤圆摊子，谁收拾？

留下我俩目瞪口呆，面面相觑，谁收拾？

一发不可收拾。

这祸是我惹的。直到如今，八百年了，仍是我心头的一个疤。

当下，匆匆回到西湖断桥底下，在地面蜿蜒扭曲挤压，企图把那小汤圆给弄出来，谁知它就像人间的是非，入了肺腑，有力难拔，再也弄不出来了。

我们静待它消化。

心想，我们与世无争，与人无忧，不应该遇到报应呀。也许吕洞宾只是开玩笑。

过了几天，没有异状。不痛不痒，无灾无难。那小汤圆是什么七情六欲仙儿？一定是仙家的丹药，用以增加功力的。

渐渐，我便把此事置诸脑后了。

一天我悠悠醒来，不见了身畔的素贞。

她一定是到那烟霞洞、石屋洞、水乐洞等处倘佯了。我找她去。但她没有钻洞，她在花港牡丹丛畔，凝望着水中那鲜红嫩瘦，双双泛游的金鱼。

“姊姊，”我喊她，“你今天装扮得真好看！”

她幽幽回过头来：“一个女人装扮给另一个女人欣赏，有什么意思呢？”